

13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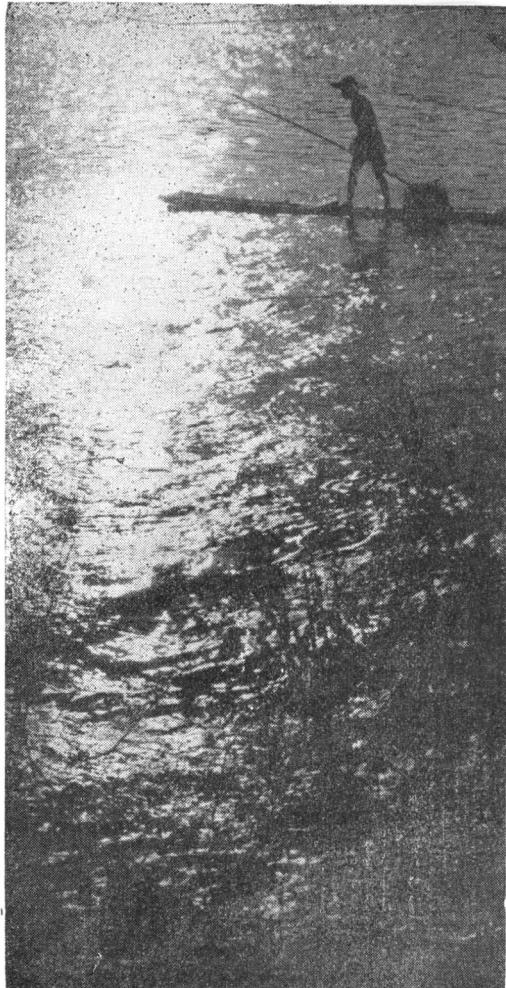
長江文史資訊網

第四輯



长汀风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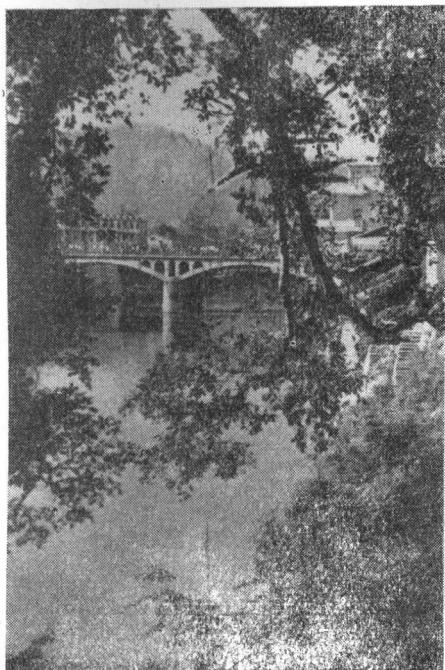
—汀江



袁松树摄



邓木榕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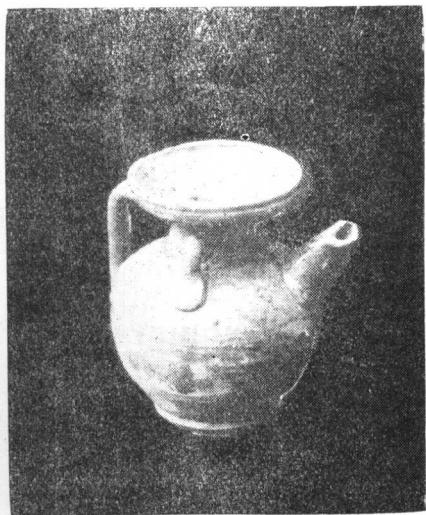


詹鄞森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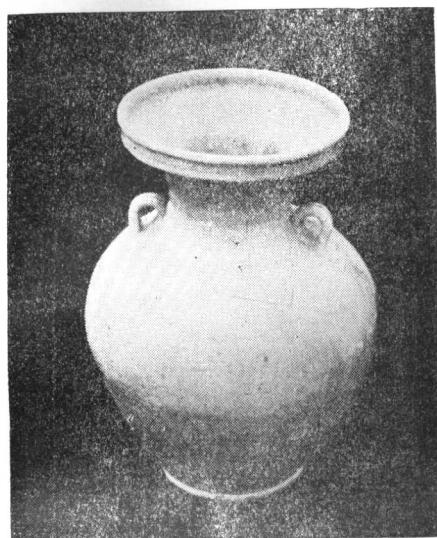
长汀出土文物



图一：汉代陶鼎



图二：西晋青釉双系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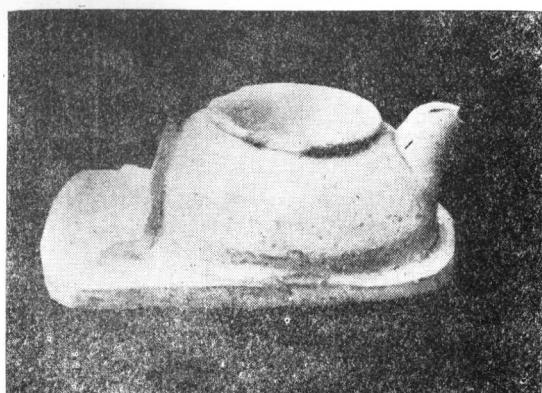
图三：隋代青釉盘口双系罐



图四：唐代青釉瓷仓



图六：汀州府属铜钟



图五：宋代影青瓷灶 邓木榕摄

长汀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一九八三年六月一日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长汀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

目 录

文 史 资 料

- 汀瑞游击队的战斗历程 汤家庆 王其森 (1)
大革命前后长汀革命活动和党的建立 李文生 (19)
汀南风雷 —— 塘背革命武装暴动前后 谢镇成 (25)
“猪倌”归队 —— 记罗化成、梁国斌同志历尽艰险
 胜利归队的经过 康模生 (29)
中央苏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汤家庆 (39)
伯公岭革命斗争史略 傅如通 (41)
李震东烈士传略 李时雄 (49)
范杰烈士牺牲经过 曹培基 (54)
夜打灯笼 赖荣光 (56)
历史的巧安排 李鸿模 (60)
红色补充团 枫林 (62)
长汀县革命斗争大事记 (续) 长汀县革命纪念馆 (65)
二战时期汀州市总工会的回忆 黄玉书口述 翁伟整理 (73)
苏区汀州市青少年体育 叶荣森 (82)

- 闽西苏区邮务回忆 许良伟口述 翁伟整理 (83)
黄卓尔医师轶事 红 萍 (86)
解放前征兵弊政在长汀 陈维猷 (88)
汀水汇灵 邹子彬 (90)

县 史 考 究

- 丰富多彩的出土文物 —— 长汀悠久历史的见证 范汝森 (100)
彭妃起义 枫 林 邹子彬 (106)

风 物 文 苑

- 古樟抒情 蔡荣宗 (115)
郝凤升《百梅诗》 文兵 宝菁 (117)

-
- 编 辑 政协长汀县文史资料编辑室
印 刷 长汀印刷厂
-

(内 部 发 行)

汀瑞游击队的战斗历程

(初 稿)

汤家庆 王其森

作 者 的 话

去年三月份，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邀请彭胜标、张开荆、张招娣（女）、张志辉、刘昆等坚持汀瑞游击战争的老同志，在福州座谈汀瑞游击队的斗争历史。我们应邀参加了座谈会，并接受了汀瑞游击队斗争史的写作任务。座谈会后，我们走访了闽西、瑞金的许多老游击队员、地下党员和老接头户。刘辉山、邓海山、黄长娇（女）、邹道隆、王玉兰（女）、丘燮长等老同志热情地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回忆材料。另外，还走访了瑞金县革命纪念馆及瑞金烈士馆，搜集了许多有关资料，写出《汀瑞游击队的战斗历程》一文，现将初稿先发表，目的在于征求老同志及党史界同志的意见，谨向为我们提供宝贵资料的老同志和有关单位致谢！

长汀、瑞金位于闽赣边界，武夷山脉横亘其间，汀江和绵江分别贯穿于汀、瑞境内。这里层峦叠嶂，林深竹密，河流湍急。物产丰富，是富饶而又偏僻的山区。

汀瑞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大革命时期，汀瑞地区就建立了地下党组织；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军挥师南进，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火种；一九二九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井冈山斗争的烈火燃遍了闽赣大地。从此，汀瑞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建设。汀瑞地区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

一九三四年冬，红军长征以后，中央苏区留下部份革命武装坚持斗争、战斗在闽赣边界的汀瑞游击队，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

的支援，英勇斗争，百折不挠，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九三三年十月，国民党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面对敌人的“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新战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及外国军事顾问李德，极力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正确战略战术，开始时，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继而实行防御时的保守主义，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使红军处于被动地位，广昌战役后，中央主力红军从十万减员到八万。

一九三四年九月初，敌人对闽西开始猖狂进攻，东线战局十分危急，红一军团二万余人，自北线东调长汀，与红九军团配合，进行了著名的松毛岭保卫战。红一军团曾夜袭温坊，全歼守敌一个旅和从朋口来援之敌一部。但在敌人大量进兵的情况下，红一军团被迫回援江西，松毛岭失守。敌东路纵队乘机进占长汀的钟屋村，于是汀州和瑞金处于危急之中。^①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中央主力红军英勇顽强坚持了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最后失败了。中央主力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三、五、八、九等五个军团共八万余人，分别从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开始了战略大转移——二万五千里长征。

当红军进行突围转移时，王明“左”倾领导者惊慌失措，变成了逃跑主义。^②对要转移离开根据地的红军指战员，没有进行必要的政治动员和解释工作。红军为什么要离开根据地？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什么？红军要到那里去？都密而不言。对留在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地方干部和群众，也没有作必要的安置和解释工作。没有向地方干部群众说明红军为什么要转移，会不会回来，将来的前途如何？今后根据地干部群众如何坚持斗争？也未布置，而是不告而别，拔腿就走了。因此，使地方干部群众感到迷惑不解，不知所措。造成在物质上、精神上与敌人作斗争的被动。

红军长征后，进攻中央苏区的敌军，除薛（岳）、周（浑元）纵队

尾追主力红军外，樊嵩甫、李延年纵队分别从北、东两面向中央苏区紧缩，先以集团兵力占领苏区各县城和交通要道，然后分区“清剿”，企图彻底摧毁我根据地。十月中旬敌人占领汀州，十月二十六日占领宁都，十一月十日占领瑞金，十一月十七日占领于都，十一月二十三日占领会昌，②十一月底，蒋介石派出十万大军命令顾祝同、蒋鼎文分任驻赣、闽绥靖主任，划定十二个绥靖区，到处修公路、筑碉堡，实行“划区清剿”。年底，中央根据地的大部分红色区域陷于敌手，苏区军民进入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时期。

红军长征时，为了牵制敌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中央苏区留下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由中央分局和中央办事处直接领导，坚持斗争。所留下来的红军部队，在江西方面有红二十四师和各独立团，加上赣南各县的地方独立营共达三、四万人，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县的三角区为基本游击区。在闽西方面有福建军区的十九、二十团共四千余人，闽赣军区的独立十七、十八团、红八团、红九团和明光独立营，加上各县区的地方游击队，共达一万余人。③在中央红军已经转移，敌人力量占极大优势的情况下，如能及时改变斗争方式，游击斗争的形势将会出现好的局面。但是，由于项英同志只知机械地按“保卫苏区，等待主力回头”的方针办事，没有及时采纳陈毅同志提出的“在思想上要准备迎接大风暴，进行艰苦的长期斗争，在组织上要迅速把干部和部队分散，开展广泛的、灵活的游击战争”的正确建议，错误地将红军部队和地方武装集中起来，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针，与敌人主力硬打硬拼，结果使红军和地方武装遭到严重的损失。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虽然十一月间红二十四师在瑞、会之间消灭了敌一旅，但丝毫没有改变战局，反而给敌人造成了四面合围的机会。于都南城和会昌城两战役，红二十四师几乎全部被歼。一九三五年二月中旬，所剩部队和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的领导干部，分别向闽赣、闽西、湘南、赣粤方面突围，向赣粤边突围的一路在陈毅同志的领导下，经过浴血奋战，冲破重围。到达油山地区。在突围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同志，江西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阮啸仙同志壮烈牺牲；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受伤后被俘，于大庾县英勇就义。瞿秋白、何叔衡、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等率领红二十四师一个营向闽西突围，但他们还没

进入闽西就被敌人打散。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等到达长汀四都后由省委派部队护送，二月二十四日，在水口梅迳被钟少奎部拦截，何叔衡跳崖壮烈牺牲，瞿秋白被俘，于长汀罗汉岭英勇就义。水口事件后，陈潭秋、谭震林会合邓子恢指挥部队强渡汀江，经河田、朱畲、才溪、紫金山、旧县、岩下山、白沙、双髻山、大岭下，至三五年四月抵永定与张鼎丞汇合，坚持闽西南地区的游击战争。

福建军区在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的领导下，同样执行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当敌人占领汀州，福建省委、省苏机关和红军部队退守四都山区时，毛泽覃、罗化成同志曾建议：“放弃四都，将部队编成几个支队，四出袭击敌人，领导中心退到闽粤赣边深山中去。”万永诚拒绝了这一正确建议，将红十九团、二十团主力和地方武装集中到四都山区狭小的圈子里，等待敌人进攻。结果部队被敌包围歼灭，政委万永诚、司令员龙腾云和省委秘书长毛泽覃等同志壮烈牺牲。

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当时整个苏区党在思想上没有游击战争的准备，又缺乏有作战经验的部队和军事骨干。因此，在红军二十四师和福建军区两个团被围歼，地方武装被歼灭瓦解之后，苏区人民差不多陷于无抵抗状态。从闽西的旧县河以西一直到赣江以东，除了汀瑞边境有少数红色据点之外，几百里范围内的广大地区，长期没有人民武装活动，④敌人和地主阶级很快便建立起白色恐怖的统治，整个中央苏区笼罩着乌云。

汀瑞游击队就是在这种极其残酷恶劣的战争环境中组建起来的。

二

汀瑞游击队具体由陶古区游击队、兆征县独立营、武阳区游击队、瑞金县（钟民）游击队、瑞会县独立营组成。陶古区游击队是汀瑞游击队的雏形。

红军长征后，各县、区政权机关转入临时编制，县成立游击司令部，直接指挥县独立营的行动。各区以党团员为骨干，由区乡干部、模范少先队组成区乡游击队，在长汀境内成立了汀东、汀西、长汀、兆征、模范营四个独立营，全面开展游击战争，配合红军部队打击和牵制敌人。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一月，敌人先后占领了汀州、瑞金县城，封锁了交通要道，中央苏区被分割成许多小块。为了适应游击斗争的需要，福建军区决定将兆征县古城区与瑞金县陶阳区合并，成立陶古区委和游击司令部，由彭胜标同志任区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胡荣佳同志任区委副书记兼游击队司令，游击队多数是区委和区苏干部，达近百人。^⑤一九三五年一月，敌人对红军游击队进行分区“清剿”。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福建军区将陶古区游击队和兆征县各区游击队的零散人员与兆征县独立营合并，人数达二百人。调彭胜标同志接任兆征县苏主席，负责指挥兆征县的游击战争。^⑥但是，由于福建军区万永诚的错误领导，未能及早改变斗争方式，这支游击队在长汀境内的朱子峰与敌遭遇，损失过半。这支部队后来成为汀瑞游击队的骨干力量。而以朱子峰为中心的古城、四都、武阳、陶阳等大片山区便成为汀瑞游击战争的主要基地。

瑞金县的游击战争，开始时以绵江为界，分成河东、河西两个区域，河西以铜钵山为中心，河东以白竹寨为中心。县游击司令部设在河西，直接指挥县独立营的行动。全县游击队人数达一万八千余人。^⑦

一九三五年初，红二十四师在牛岭战斗失败后，中央分局为了加强对瑞金县委的领导，调中共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为瑞金县委书记，刘连标同志为游击司令部司令，杨世珠为政委，钟天喜为保卫局长。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央分局机关部队向赣南油山转移后，铜钵山区的敌情变为严重，为了保存力量，游击队分三路突围，向河东地区转移。突围中，司令员刘连标不幸牺牲，杨世珠投敌叛变，部队被冲散，只有小部份转移到安治前。^⑧在危急关头，瑞金县委在丝毛坪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决定将游击队分成九个小队，转战于绵江两岸。但是，这种战略转变为时太迟，在敌人的大规模“清剿”中，大部份游击队被歼灭，赖昌祚、钟天喜、李才莲同志在转战中光荣牺牲。只剩下钟民领导的一小部游击队活动在壬田、大柏地、日东、黄柏一带，刘国兴领导的一小部游击队活动在武阳一带。由于敌人的封锁和围剿，彼此间失去了联系，独自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刘国兴领导的武阳游击队与彭胜标、胡荣佳取得联系，配合行动。一九三七年初，钟民领导的瑞金游击队前来朱子峰会合，^⑨使汀瑞游击队得到加强。

一九三四年十月，福建军区决定，在瑞金、会昌之间设立瑞会县游击司令部，调张开荆同志为司令员，调兴国县委书记谢××为政委，周桂生同志为参谋长，机关人员三十多人。并组建瑞会独立营，营长陈××、政委张志辉，兵力三百多人，当时部队驻瑞金白竹寨。^⑩一九三五年初，独立营刚刚组建完毕，敌人就向白竹寨进攻，瑞会独立营分三路向闽西突围转移，在突围中，大部被歼，剩下几名指战员会同四都红军医院张招娣等，在张开荆同志的带领下于三五年春辗转来到朱子岭附近与彭胜标、胡荣佳汇合。武阳游击队、瑞会独立营与兆征、陶古游击队会合以后，汀瑞游击队基本组建完毕。为了统一领导，更好地开展游击战争，成立了中共汀瑞县委，胡荣佳任书记兼游击队司令，彭胜标任副书记兼游击队政委。领导成员有张悌、张开荆、曾玉成、张小超（后叛变）、林大福、黄存安等。同时，成立了以黄存安为首的五人没收委员会，负责游击队的给养和打土豪分财物等工作。^⑪汀瑞游击队的组建，为汀瑞人民树立了一面鲜红的战旗。从此，在汀瑞县委的领导下，汀瑞地区的游击战争进入了胜利发展的新时期。

三

一九三五年是汀瑞游击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但是，汀瑞游击队由于改变了斗争方式，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保存了革命力量，并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一九三五年春，敌人以十多万兵力对闽西、汀瑞地区大规模“清剿”。在军事上，采取“集中兵力，分进合击”和“驻剿”、“追剿”、“围剿”、“伏击”和梳篦式的“搜剿”等战术，疯狂地连续不断地向我红军游击队进攻；在政治上，则实行惨无人道的“五光”、“十杀”政策和“自新”政策，组织保甲联防制度，施行“连坐法”，企图以白色恐怖和政治瓦解手段，迫使群众离开我党和红军游击队；在经济上，破坏耕种，实行计口购粮、购盐，不准群众带饭上山等办法，妄想把红军游击队饿死在山上，最后彻底消灭我红军游击队。一切豪绅地主也乘机甚嚣尘上，疯狂进行阶级报复、反攻倒算，对红军和革命干部家属实行“斩草除根，杀人灭种”，“屋换石头人换种”。瑞金武阳区，一个晚上就有五

百多名革命群众遭屠杀，菱角山一夜就被活埋了三百多人，南门岗一次集体枪杀了五百多人；⑫长汀河田区苏主席刘恩德一家被俘，妻子已怀孕全被活埋，造成了“七尸八命”的惨案。四都楼子坝原有43户人家，143个群众，全村遭毁灭，只留下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大婆。⑬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反动派复辟后，瑞金县有一万八千多人死于敌人的屠刀下；⑭长汀县被毁灭的村庄134个，被绝灭的人家6575户，被杀害的革命干群3287人。⑮整个苏区上空立时阴云密布，到处出现田园荒芜，人口稀少的惨象。

汀瑞游击战争初期，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苏区干部群众思想上没有游击战争的准备，在敌人猖狂进攻面前，红军游击队广大指战员普遍存在“拼死了，革命成功”的思想，提出了“为保卫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口号，与敌人死打硬拼。汀瑞游击队的几支部队，在汇合前都受到重大损失。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三日，被敌人困守在仁凤山区的中央分局接到了党中央在长征路上发来的电报，指出：中央苏区的斗争主要是坚持游击斗争，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组织方式、斗争方式必须与此相适应。⑯但是，党中央的指示未能及时地传达到各游击队，中央分局就突围转移了，从此，汀瑞游击队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只能靠游击队党委的集体智慧，制定行动方针，领导游击斗争。

在失败和挫折面前，汀瑞游击队广大指战员开始认识到“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制定行动方针，游击队召开了第一次军人大会，对前段斗争情况作了总结，指出了在汀瑞坚持游击战争的优越条件，号召大家发挥集体智慧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努力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援，坚持到最后的胜利。游击队党委分析了敌强我弱的时局，制定了斗争方针：“继续避开敌人的主力清剿，为革命保存力量，待机打击敌人。”⑰

为了保存自己的力量，游击队采用“跳圈子”的战术，穿插于汀瑞边境的大山之中。当闽西的敌人“搜山”时，部队向瑞金的火星峰转移；当瑞金的敌人“搜山”时，又向长汀的朱子峰转。勇敢机智的游击队，还采用了一整套的办法来对付狡猾的敌人，他们捡枯枝，破细柴，使野炊时不冒烟；大小便随拉随埋；涉水过河不踏掉石头上的青苔；通

过泥浆地倒穿鞋子；通过山路留最后一个人把草拨正；敌人搜山扫射时则卧倒不理，就是敌人迫近也不暴露目标。他们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常常穿插于敌人空隙之间，一般规定二个以上集合地点，在深山密林中与敌人“捉迷藏”。

为了发动群众，建立游击根据地，游击队派出宣传小组，下山了解敌情，宣传群众，最先在金竹坑建立了地下支部和交通站，接着，兰田、荣坑、楼子坝等一批地下支部也逐渐恢复，^⑯使游击队与基点村革命群众密切联系，同时派出游击小组，夜袭苦竹山联保办事处，杀死一批反动头目和叛徒，在苏区人民的心坎上，点燃了希望的火花。一九三五年冬，情况逐渐好转，以朱子崕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开始向四面发展。

瑞金游击队在钟民的领导下，在壬田、日东、黄柏一带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麻子凹拦截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往瑞金召开“剿共会议”的代表车队，当场击毙敌连长和士兵共四名，活捉敌军团长二名和伪省党部书记谢存道，缴获各种枪枝十余支，子弹二千多发，还有一千六百多元伪币和物资；十二月，又在大柏地半坑的猪子峡伏击敌汽车三辆，毙敌十七人，伤敌二十多人，缴获枪枝弹药甚多。^⑰有力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鼓舞了汀瑞人民的斗争信心。

由于敌人的“清剿”和经济封锁，游击战争的生活是极端艰难困苦的。游击队整年住在山上，餐风宿露，缺医少药，无衣无食，过着“大树遮身待天明”、“夏吃杨梅冬剥笋”的艰苦生活。但游击队广大指战员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怀着必胜的革命信念，上下团结一致，同甘共苦，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坚持斗争，终于渡过了艰苦卓绝的一九三五年。

四

一九三六年春到一九三七年秋，是汀瑞游击战争胜利发展的时期，汀瑞游击队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术，开展广泛、灵活的群众游击战争，有力地打击敌人，发展和扩大了武装力量。

一九三六年春，是汀瑞游击队从保存革命力量，到发展革命力量的

转折点。根据形势的发展，汀瑞县委提出了“打土豪与发动群众相结合，杀恶霸与建立红色政权相结合”的方针，^{②0}巩固和发展了游击根据地。

所谓“灰色政权”，就是对一些罪恶不大的联保主任、壮丁队长做争取工作，给他们约法三章：不准危害我们的工作人员和红军家属；不准摧残群众；敌人命令带路搜山时，可以照办，但必须先通知游击队，或借机会打枪让我们知道；当游击队过乡走村时，不得阻止，等游击队走远，可以朝天开枪，假装追击，好向敌人交代。这样，利用了敌人的组织形式和规章制度为我们服务，利用了敌人的内部矛盾、争取了许多保甲长和壮丁队来掩护游击队活动和群众的对敌斗争。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则把他们镇压，游击队先后三次打兰田联保办事处，杀掉伪保长曾广辉、曾招波，缴枪十余枝；打武阳店口，杀死恶霸邹道煊等11人，缴枪11枝。^{②1}接着又四出袭击，拔掉了杨梅排，葛龙等伪乡公所，给敌人晓以利害。我们的政策是“争取好的，团结中间，打击坏的。”靠近游击区的反动政权，便被分化瓦解，建立了“灰色政权”，少数地方的保甲长，甚至换上了秘密共产党员。瑞金安治前地下支部书记刘辉山，就是打进敌人内部的伪保长，有一次，他冒着生命危险将国民党反动派粮仓的赋谷，弄出十二石送给游击队，国民党反动派来查仓，就巧妙地把仓管员诱到家中喝酒，乘机将粮食转移。^{②2}革命基点村的许多地下党员利用“合法”身份，掌握敌人的情报，配合游击队活动，成为“白皮红心”的赤色据点。

敌人实行的“计口购粮”，实际上是限制群众购粮，使游击队不可能通过农民之手买到粮食。游击队就直接到保长、地富家买粮食，或逼他们代购，游击队照样付钱。这样保长和地富自己首先犯了“济匪”之罪，反而讳莫如深，以后即使他们看见同村的基本群众和游击队有往来，也不敢追究，敌人的“十杀”令不灵了。

在一些反动统治较严密的地区，打土豪分粮时，群众还有顾虑，游击队便吸收群众中积极分子参加没收委员会工作，按照他们的意见，在分配财物时，把土豪全家隔开，并告诉他们东西已被游击队全部带走了。这样，既让群众得到利益，又可避免土豪报复。

由于游击队采取了灵活的政策，完全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许多村庄建立了游击小组和情报小组，秘密间接地配合游击斗争。同时，利用

可靠关系，在反动民团内部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地下支部，待条件成熟时，发动兵变。

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群众性的对敌斗争蓬勃发展起来。一批批被敌人强迫集中到“移民村”的基本群众，通过合法斗争，以回家作田，上山砍柴为理由，回到山区，重建家园。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各地向地主、保长报灾。公开要求减租，减田赋。如果地主、保长不答应，秘密小组就派人把群众向地主送租送粮的日期、路线报告游击队，游击队便准时派部队拦截，使地主一粒租也收不到，有时等地主把租子收齐装进仓时，游击队就去捉地主，打开粮仓，把粮食发还基本群众。

通过这些斗争，基点村的群众和游击队建立了鱼水关系。他们想出了许多巧妙的办法跟敌人作斗争，支援和掩护游击队。许多群众宁肯自己省吃俭用，不吃不用，把大米、火柴、食盐等物资送给游击队，四都地下党员李仰明，冒着生命危险给游击队买枪枝、弹药及其他用品，曾多次被敌人追捕。四都石寮湖刘细娣，丈夫因给游击队送粮被敌杀害，她继承夫志，给游击队做事，在一次送信途中被俘，面对敌人的屠刀，她毫不畏惧，回答说：“要杀就杀，为了红军游击队死也甘心。”说完，慷慨就义。^{②3}基点村的人民，用鲜血和生命保护着汀瑞游击队。

汀瑞游击队由于采取了一条积极慎重的方针。紧紧依靠了人民群众的支援，在方圆百十里的范围内，获得了相对的自由。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游击区北部扩大到上、下隐地、梁坑附近；南面发展到楼子坝、荣坑、武阳围、白竹寨、兰田一带；东面可以化装走进汀州城；西面可以攀上笔架山。^{②4}游击队象龙归大海，腾跃在群众的红色海洋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迫接受我党“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各项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战争发动了，但由于蒋介石对和谈毫无诚意：一面拖延谈判，一面又命令南方各地限期肃清红军游击队。因此，汀瑞边境仍然是处在内战的环境中。

一九三七年春，钟民带领的游击队与汀瑞游击队在朱子岭会合，汀瑞游击队的战斗力量大大加强。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游击队从军事政治两方面展开了攻势。一方面布置各地开展大规模“反三征，”一方面扩大游击队，分成若干战斗分队，袭击敌人据点，捣毁伪政权机

关，破坏交通，捕杀反动首恶分子。在与敌周旋中，汀瑞游击队进行过许多出色的战斗。如青山铺战斗、三箭脑战斗和武阳围战斗。

巧夺青山铺战斗。

青山铺是汀瑞公路沿线的根据点之一。离汀州二十公里，有一个伪联保办事处和一队“中共义勇队”。游击队经过侦察，摸清了这里敌人活动的规律，决定利用敌人调防之机，组织一次化装巧夺战斗。一九三七年五月的一天，钟民、彭胜标、曾玉成带领七十多名游击队员，趁黑夜插到古城通往汀州的公路边。第二天，队员们穿上早已准备好的敌军服装，化装成“中央军”，分两路向青山铺奔去。曾玉成带领二十多名队员，从小路绕过青山铺插到三箭脑禾仓坑附近，向汀州方向警戒，防止敌人增援。彭胜标、钟民带领一队直趋青山铺街上。按预定计划，先解决了敌人哨兵，然后把一百多户的集镇，严密地封锁起来，彭胜标带领几十名队员冲进敌碉堡，收缴了全部武器，敌人莫名其妙地被俘了。这一仗一枪不发，几十分钟就结束了战斗，缴获敌人枪枝四十多枝，子弹数千发。

三箭脑伏击战。

青山铺战斗以后，汀瑞公路沿线基本控制在我游击队手中。一天，游击队得知情报：汀州伪专员的汽车从汀州开往瑞金。天还未亮，游击队三十多人埋伏在三箭脑公路旁。九时左右，一辆满载家具物资的军车进入伏击圈，我游击队先滚下一批树筒，堵住了敌汽车，而后开枪猛烈扫射，手榴弹四处开花，当场击毙三名押车的敌兵和伪专员的太太。二十分钟结束了战斗，缴枪二十余枝，金银首饰等物资无数，游击队将获得的战利品分发给群众。

袭击武阳围战斗。

武阳围是一个有一千多户人家的大集镇，三面环水，一面靠山，以绵江为界，分成河东、河西两个自然村。离瑞金约三十里，伪区公所有一个排的敌兵。一九三七年农历七月初四，在地下党的配合下，游击队以两个班的兵力在河东桥头两侧，组织交叉火力，阻击援敌并掩护部队撤退，以四个班的兵力攻打武阳区公所。前一天晚上，部队稍稍地隐藏在区公所隔壁的我地下党员家里，从窗口上可看到敌人的动静。第二天早上，敌人大部分上街“敲竹杠”去了，游击队突然出现在区公所大门

口，消灭了哨兵，直冲区公所楼上，击毙了几个顽抗的敌人。除伪区长跳窗逃跑外，其余敌人全部被俘，缴获枪枝三十余支，子弹三千余发，手榴弹六十余枚。这一战震惊了宁都、会昌、于都、石城、瑞金和长汀的守敌，鼓舞了汀瑞人民的斗志。

由于汀瑞游击队正确运用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战术。时而集中，时而分散，“集中以应付敌人，分兵以发动群众”，粉碎了敌人对汀瑞边境的无数次“清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战斗的胜利。

五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和领导下，全国性的抗日民族运动和抗日游击战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认真执行党中央统一战线政策，在坚决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进攻的同时，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而斗争。

早在一九三七年春，汀瑞游击队从香港报纸上获悉了党中央实行联蒋抗日的方针后，就提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口号；在对土豪的经济政策上，改没收、罚款为商借“抗日粮”、“抗日经费”。在汀瑞游击队的影响下，瑞金、汀州城的抗日热潮逐步掀起。游击队多次派人下山寻找上级党组织，希望得到党中央的指示，但都未能取得联系。黄镇中反动部队，在军事“清剿”破产之后，又玩弄“假谈判”的花招，想趁汀瑞游击队未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之前，划地为牢，聚而歼之，妄图消灭和收编游击队。由于游击队党委提高了警惕，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一九三七年秋，汀瑞游击队在三箭脑伏击敌人汽车，打死汀州伪专员的太太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报纸登载文章，大骂“共产党游击队破坏国共合作，破坏交通，在汀瑞公路上拦截客车，我汀州专员夫人不幸被害。……”并写了两封信，分别向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张鼎丞和我党中央分局项英、陈毅告状，污蔑汀瑞游击队“破坏合作”，“危害地方治安”，要求项、陈、张等首长“加以管束”。这样，使上级党组织得知汀瑞游击队的情况。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央分局分别派肖忠全和